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七

吳 沈欽韓撰

凡貨

管子國蓄篇先王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

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

宋書孔琳之傳贊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通考自太皡以來則有錢矣太皡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齊人商人謂之布齊人此有誤莒人謂之刀羅泌路史發揮云嘗博訪古幣則有葛天軒轅尊盧之幣太昊九棘神農

一金黃帝少昊之貨書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泉舜當
今策乘馬之類彼往云舊之錢譜俱目為奇品不能耕
如異布中有作尢斤一金者乃太昊之九隸長寸七分
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兩好幕文作舌芒又有作杢山
舌者少昊貨也長廣皆同有好天寶元年李勃奇得一
種文作膀闊乃高陽金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首長廣
各五分向上漸闊足支四分闊廣三分背文如八字又
長平布中有作　　　　及作允陽命陽平陽余號者
凡五種有兩郭皆高陽金也復有貨斤至有長寸八分
肩廣寸一分足間五分圓形重十二銖無好郭帝嚳貨
也又李豕家一品長二寸一分肩寸七分枝長六分間
四分半首廣七分質厚重二十八銖文作背豆三斤錢
幕文作串乃黃帝貨此幣之最大者舜策乘馬長二寸
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面
文作向金尢足氣乎背面兩好皆有周郭按上古貨幣
既史志所不詳又篆籀所不取神農黃帝之品且難議
別況又遠溯葛天尊盧荒昧之世乎錢譜不敢定名目
為異品此傳疑之義且汗漫無憑智者所不出予未嘗
見古幣無以證其妄郎以虞筴乘馬論之管子臣乘馬
篇曰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

之數矣百詠之夫予之實大冒續務農足穀也豈指一幣之名哉而捕風捉影强立名目以矜奇歟世奪畜之盜所羞也又沈約以爲農皇九蘇彼又移諸太昊不知其何所憑藉也

管子山權數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揆度篇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鹽鐵論錯幣篇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

孫子算經黃金方寸重一斤白金方寸重一十四兩

輕重以銖

洪遵泉志李奇曰圜一寸重九兩顧烜曰重十二銖李

孝美曰按二家之說若謂重九兩則景王時不患輕也若謂止十二銖則更鑄者又何加焉按後魏志任城王澄上言太公立九府之法定銖兩之楷其意亦謂十二銖也

流於泉布於布

外府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通輕重之權

管子國蓄篇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志中語皆在其篇　又輕重戊管子令桓公與民通

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鑄錢而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泉志齊錢亦無文字

於是有母權子而行

韋昭注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亦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熟耳按重幣或不必是錢若黃金爲中幣之類韋叚鄭非也蜀志注零陵先賢傳劉巴勸先主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數月之閒府庫充實冊府元龜五百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沈演之以爲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

實篆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南齊太祖建元
四年奉朝請孔覬上鑄錢均貨議以爲食貨相通理勢
自然三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
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察也鑄錢之　在輕重屢變重錢
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
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
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
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
百餘年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
法之宜也宜開置泉府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通典後

魏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黃門侍郎楊侃奏請鑄五銖錢魏書高道穆傳穆表曰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奸鑄者彌眾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之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至無利應自息必乃更鑄永安五銖錢唐志乾元元年七月詔曰錢貨之興代有重輕周興九府實啟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宏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靜言立法諒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

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爲新鑄不廢舊錢於人不擾
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
其開元通寶依舊行用二年三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
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
與乾元開元錢三品並行尋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
死者相枕乃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乾元錢以一當三
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擡加價錢爲虛錢册府五百一上元元
年十二月詔應典貼莊宅店鋪田地碾磑等先爲實錢
典貼者令還以實錢贖先以虛錢典貼者令虛錢贖其
餘交關並依前用實價錢由是錢有虛實之稱寶應元年乾元大小錢並以一
當一按上元元年六月詔曰閒官爐之外私鑄頗多吞
并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眾禁姦未絕蓋議者但

知母權子用以通貨不知盜鑄者一當十一
當五十獲利比私鑄小錢尤重也其弊可見宋史志慶
歷初軍興陝西移用不足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
請鑄大銅錢與小錢並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徙河東
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未
幾三司奏罷大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鑄
大錢因敕江南鑄大銅錢江池饒儀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大約小銅錢三可鑄
當十大錢一以故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
患之三司使葉清臣學士張方平上陝西錢議曰關中
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
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

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捄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又令大錢以一當二盜鑄乃止方大錢之行有劉義叟者語人曰是於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感心腹之絕乎已而果然

按劉巴之計止可偶一爲之而宋乃欲以爲通規宜招盜鑄之奸終致折閱也合唐宋事觀之則母權子之論但見子爲母并而未見母之權子也

有子權母而行

按多作輕者則盜鑄如雲自漢以下並見其弊宋書顏

竣傳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雖重制嚴刑盜鑄彌甚百物涌貴人患苦之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與天下之貨將靡弊至盡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 册府五百帝不聽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翦鑿者謂之來子

魏書高謙之傳謙之爲

鑄錢都將長史上表求鑄三銖錢曰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冠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也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通考南唐韓熙載鑄鐵錢以一當二其後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乾德後只以鐵錢貿易凡十當銅錢一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僞蜀廣政中始鑄鐵錢每錢一千易銅錢四百蜀平鐵錢十乃直銅錢一

卒鑄大錢文曰寶貨

韋昭注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唐君

所謂大泉者乃莽時錢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因先師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如韋氏說不信漢志也通考從唐圖說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泉志敦素曰嘗得此錢徑寸二分重八銖

更令民鑄莢錢

泉志伏無極曰漢鑄莢錢重三銖顧烜曰今世猶有小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與小篆文按此恐非莢錢册府前

廢帝永光元年是年六月即改元景和聽百姓鑄錢由是錢貨散

亂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
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
萬錢不盈一掬米斗一萬商貨不行北齊霸政之初猶
用永安五銖錢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
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
赤牽之類文宣後少帝乾明昭帝皇建之間往往私鑄
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自此復有鐵錢
隋志梁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
並皆私鑄大同以後所在鐵錢如丘山物價騰貴
乃更鑄四銖錢

按後世繼爲之者通典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署鑄四銖錢文曰四銖重如其文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四銖錢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

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後世不禁民錢者惟宋沈慶之唐張九齡議也宋書顏竣傳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中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採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充實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郡之資農民不息無釋耒之患今公私所

乏惟錢而已愚請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准式去其雜偽官斂輸郭藏之以為永寶萬祝三下嚴檢盜鑄并禁藏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偽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翦華利用於事為益江夏王義恭議駁之按慶之此議實乖隔不通萬祝三千猶欲招之入署謂民眞愚蠢者乎景和元年慶之竟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唐志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奏請不禁鑄錢玄宗令百官詳議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佈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

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而貧者必不能爲恣貧者爾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則益恣漢之吳濞鄧通皆鑄錢所致也夫錢重者由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銅貴之由在於釆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錫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之禁之則銅無用而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公錢不破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按秩此議大旨與賈生同也通典秘書監崔沔議曰漢文帝雖除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他巧然則雖許私鑄不容姦錢錢不容姦則鑄者無利私鑄自息斯則除與不除爲法正等今若聽其私鑄嚴斷惡錢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誡則漢政可侔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

敢雜以鉛鐵他巧者其罪黥

宋史志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
漬數日鐵片爲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
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
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膽銅也乾道九年江西湖廣多
毀錢夾以沙泥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

故吳鄧錢布天下

後世人臣自鑄者唐志高祖武德四年秦王齊王各賜
三爐鑄錢右僕射裴寂賜一爐

彭吳穿濊貊朝鮮

史記作彭吳賈滅朝鮮

率十餘鍾致一石

孫子作戰篇智將務入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明

王鏊亦云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此之謂也

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此亦開中之法

其有罪又減二等

有罪者得計其所買之爵減二等也唐名例律諸七品

以上官犯流罪以下減一等

河決灌梁楚地

灌史記作觀徐廣曰縣名屬東郡按下云梁楚其地廣不應首言一縣彼文非也

廢居居邑

諸解皆未核索隱引劉氏云廢出賣也亦是望文生義按公羊宣七年傳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與此廢同也居者讀如奇貨可居之居

爲皮幣

宗伯職孤執皮帛鄭云束而表以皮爲之飾疏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如昏禮束帛儷皮之比非也鄭云

以皮爲飾若儷皮豈是帛飾　鄭於下注云凡贄無庭實至享始有庭實則孤執贄時無庭實矣管子小匡篇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皮四个齊語作鹿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爲報又揆度篇合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證諸此志則孤執皮帛鄭云以皮爲飾之義明矣孔氏尚書正義云虞書三帛不言皮蓋於時未以皮爲飾亦循鄭義

其文龍其文馬其文龜

索隱引錢譜其文爲龍形隱起肉好比日圓文又雲霞之象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

年十三侍中

鹽鐵論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按其進蓋亦入羊爲郎之類

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鹽鐵論輕重篇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鋭言利末之事析秋毫

更請郡國置五銖錢

泉志張台曰此泉品數最多傳形者名蜀錢肉好有郭者名梁錢錢背文四出者名角錢按此漢靈帝所鑄及有赤側當兩女錢之類文皆五銖又於此外有穿上一星至五

星穿下一星上下各一星漫面穿旁一星至三星五字之內上下各一星背上或有小字或有王字穿上橫文穿下橫文穿面四角決文穿背四角決文有郭無郭闊緣細緣不可窮盡李孝美曰今世所見五銖如張台之說但赤側四出文蜀梁當兩女錢并穿上下各一星者自有品目不當更引於此按傳形亦劉先主所鑄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當兩宋元嘉二十四年所鑄梁錢女錢皆梁武帝鑄文並五銖魏書志高祖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

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任城王澄請並下諸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畧不入市也莊帝永安二年秋詔更鑄錢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鑪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非一武定六年文襄王高澄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通典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其

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三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原流本一但文有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又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錢五銖徑一分半重四銖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又五朱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以銖爲朱耳三吳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疑即傳形豐貨錢

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銖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卽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並行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後周之初用魏錢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爲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百姓或私鑄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樣不同者壞以爲銅入官大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

實錢

因官器作鬻鹽

管子海王篇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十日一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

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鐵官之利亦如鹽官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魏志衛覬傳覬與荀彧書曰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此謂河東鹽池也蜀志王連傳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此謂蜀鹽井也吳志孫休永安七年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宋州郡志南沙令本吳郡司鹽都尉署晉成帝罷鹽署此則煑海爲鹽通典後魏宣武時河東郡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水經注鹽池本司鹽都尉治領兵千餘人守之先是罷

之而人有富强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
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自遷鄴後孝
靜天平初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旁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
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歲終
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
贍矣後周鹽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
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大唐開元元年左拾遺劉
彤上表請收鹽鐵伐木之利按隋文開鹽禁後開元以前無言鹽事者其利在民
可知小人作俑正當開國之始玄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
甚益國用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强循俱攝御

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朱史志縣安邑兩池墾地爲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爲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爲護寶都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每歲種千席　池減二十席席一百十六斤　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准第四等竝節級有賞罰　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

錢八千五十八貫若閏月其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爲估欠即均徵竃唐書劉晏傳至德初爲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戶榷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歷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冊府元龜四百九十三建中三年詔榷鹽每斗更加百文新唐志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貞元四年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兩鹽池斗三百七十憲宗永貞元年八月即位九月度支奏江淮鹽每斗減錢一百二十榷二百五十其河中兩池鹽請斗減錢二十六榷三百長慶元年三月鹽鐵使王播奏

糶諸道糶鹽每斗加五十文通舊三百文從之通考晉天福元
年敕京洛管內所配人戶食
鹽起來年每斗放減十文又册府四百九十四末帝清泰
二年河中言三司於民添徵蠶鹽錢晉天福二年左補闕李知損上章曰
近眾議云國家將變鹽法以諸道所糶賣鹽令逐處更
添一倍委州司量其屋宇均配城內戶人每歲勤兩限
俵鹽隨二稅納價言之雖易作之極難此法若行甚非
穩便何則兵革科係宗社改更地經百戰室告九空止
於州城眾戶所在貧乏常年城內居戶例於屋稅請鹽
比其徵納之時備見艱難之狀以至鞭朴向有通懸所
請之數甚徵應督之期猶失若增倍俵之以稅錢均攤
則貧富不等以屋宇紐配則剩少難齊逐處州府必委
官吏行之官雖強明而吏藏奸倖倚官乏能名吏多斯
詐則力不足者重傷於增配家已給者郎復其輕均且
百姓窮困十八九焉或市肆經營取錐刀之利至於日
食鹽酩辦卽買之偶或無錢不妨淡食令以半年鹽味
配給貧民請歸其家殆非所讀當俵鹽之日已不欣歡
及納償之時可量困躓復有稅租甚大稅屋頗多骨肉

替零家事牢落官中以門戶須配徵債無償是則百姓因之逃亡鹽錢固所虧欠省司指本州本使不管流移追鄰保攤配如此則已傷殘而重困未波逃而復驅盆國濟民其利安在尋有旨寢其事通考

廣順三年敕諸州府并外縣鎮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俵其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蠶所在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按長興四年奏每年人戶蠶鹽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榷糶課利如違犯者十斤已上處死

宋史志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鬻海為鹽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至道三年鬻錢總一百六十五萬三千餘貫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煮海之利居其半年來深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竈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

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竈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西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

唐劉晏爲鹽鐵使至大歷增至六百餘萬緡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甯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鬻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爲錢九百九十

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爲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今寶祐元年都省言淳祐十二年收趁到茶鹽等錢十一千八百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貫有奇比今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視淳祐九年十一年例倍賞之以勵其後有旨依所上推賞并州永州鹽鬻鹻爲鹽歲煮十二萬五千餘石册府周廣順元年詔煎鹻鹽者犯一斤以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周始革之通考宋太祖定煮鹻至十斤坐死太宗詔至百斤乃黥面送闕下仁宗時汾永利東西兩鹽東隸并州西隸汾州籍州民之有鹻土者爲鐺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其入官斤爲八錢或六錢出爲錢三十六歲課錢緡十八萬九千有奇大抵鹻

士或厚或薄薄則微鏹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知并州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河陽所產鹻地悉墾爲田革盜刮煎鹽之弊元史志歲辦鹽課難易不同四川之鹽出於井者深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爲最難御覽八百六十三蜀王本紀曰宣帝地節中始穿鹽井數十所益州記曰汶山越巂煮鹽法各異汶山有醎石先以水漬既而煮之越巂先燒炭以鹽井水潑炭刮取鹽按太平寰宇記巂州昆明縣鹽井令邑民取鹽先積薪以火燒過以水洗灰即成黑鹽煉之又白又陵州陵井監乾德三年通判賈璉重開舊井一晝一夜汲水七十五函每函煎鹽四十斤日獲三千斤至雍熙元年春冬日收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源之有長短也明志凡鹽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所產不同解州之鹽風水所結甯夏之鹽刮地得之按元和郡縣志夏州朔方

縣西南有二鹽池大而青白又鹽州五原縣

鹽池四所一烏池二白池不盡刮地得也　淮浙之鹽

熬波川滷之鹽汲井閩粤之鹽積滷嶺表錄異商人將

力收鹹池沙掘地

爲坑坑口稀布竹木鋪蓬葦於其上堆沙潮來投沙鹹

鹵淋在坑內伺候潮退以火炬照氣衝火盛則取鹵汁

用竹盤煎之頃刻而就明史稱鹽有生有熟熟貴生賤

萬歷時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熟鹽三萬四千餘引

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山東之鹽有煎有曬

官與牢盆

劉恂嶺表錄異竹盤者以篾爲織竹護表裏以牡蠣灰

泥之徐度卻掃篇今鹽場所用皆先壘閶所爲製作甚

精非官不能辦然亦有編竹爲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

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如此宋志兩浙煮鹽之官

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楊村及錢清塲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石堰以東近海水鹹故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紹興初竈煎鹽多止十一籌籌爲鹽一百斤淯熙初亭戸得嘗試鹵水之法竈煎止二十五籌至三十籌寰宇記淮南路剌土成鹽法凡取滷煮鹽以雨晴爲度

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中山經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管子海王篇令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

者天下無有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鹽鐵論錯幣篇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端坐而民豪是養强抑弱而藏於蹠也又曰今總壹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文

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夫之死士寶路死士今本作寶也死生從通典死士用則田野闢五穀熟而寶路開百姓贍而民用給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倨句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草萊不辟而民困乏王應麟地理通釋鹽官在郡縣者二十八鐵官在郡縣者四十宋史志鐵產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虢儀蘄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澧道渠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鄂連建南劍信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皇祐中歲得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治平中鐵之冶七十七元豐六年

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鑄軍器及上供簡鐵之數多而利國萊蕪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與爲所獲可多數倍自是官榷鐵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大觀初渭州通判苗冲淑言石河鐵冶旣令命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悉官爲鑄造其冶坊以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乃禁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自賣鐵置戸市之政和初鐵利盡榷於官欽宗即位罷之元史志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生青鐵青瓜鐵簡鐵每引二百斤明志六年置鐵冶十三所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梅山東萊蕪廣東陽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澤潞各一江南四

川亦有鐵冶歲輸鐵四百四十六萬餘斤十四年益以茶陵十八年

罷各布政司鐵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

貢十萬斤繕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末年盡開令民

自採鍊三十分取其二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禁私販如鹽法

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

異時者謂元光六年初算商車也師古之解空滑可笑

隋志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

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舊唐志建中四年戶部

侍郎請稅屋間架等除陌錢間架法凡屋兩架爲一間

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

五百所由吏隸算執[illegible]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爲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滿天下宋史志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

亦或有之行者齎貨謂之過稅冊府元龜後唐同光三年免湖南蹋地茶錢蹋地者蓋暫停住也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諸州津渡舊有算或水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算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其餘橋園魚池水磑社酒蓬蒿蠔蚌柴薪地鋪枯牛骨蘸田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前後屢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輸算三年始罷通考元豐七年府界諸路坊場錢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疋有奇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收取淨利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判應天府張方平言管下五十餘祠百姓盡已承買閼伯王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承微子開國於宋亦本朝受命所因又有雙廟唐張巡許遠今既許承買小人以利爲事於必其間營爲招聚紛雜冗褻歲

取甚微實損大體欲乞不賣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自徽宗崇寧來言利析秋豪其最甚若沿汴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有四郊鋪林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淘沙金錢不得盡記

率緡錢二千而算一

二千算一者取二十分之一四千算一者取八十分之一與下軺車一算也師古謂出一算又非也新唐志建中三年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錢二十以此證之益明二千不爲一百二十之算通考後周顯德五年勅商賈應

販牛畜者不計黃牛水牛凡經過處不得抽稅如是貨賣處祇據賣價每一千抽稅錢三十不得別有邀難止齋陳氏曰政和間漕臣劉既濟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稅錢而一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起至今以五分充州用五分充轉運司上供謂之五分增收稅錢令諸路轉運司量度州縣收稅緊慢增添稅額三分或五分而三五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為率三分本州七分羅經總制司謂之七分增稅錢而商稅之重極於今日矣神宗熙寧四年詔三司凡民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輸稅五十孝宗乾道七年戶部尚書曾懷言每交易一十貫納正稅錢一貫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經總制錢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一半入總制錢帳人戶違限不納或於契內減落價貫規免稅錢許牙人併出

產戸陳首將物業半給賞半沒官每正稅錢一百文帶納頭子錢二十一文二分以是觀之緡錢之算極於宋矣

商賈人軺車二算

宋志湻熙六年勅令所進重修法有收舟驢駝馬契書之類帝命删之曰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經制月椿豈全未知耶抄札天下而猶作好言）明志騾駝車受顧裝載者納鈔船五丈以上一算宋志元祐八年權鎔商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稅先是熙甯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鎔惠止一方至是蘇軾言法

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行天聖免稅之制通考乾道六年閏月臣僚言重征莫甚於沿江凡泝流而上至於荆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無重貨謂之虛喝宜征百金元抛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明志宣德中舟船受顧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州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

監收每船百料納鈔百貫以侍郎曹弘言減至六十貫正統初以兵部侍郎于謙奏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當輸六十貫者減爲二十貫景泰元年于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既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爲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

賣買居邑貯積諸物

明史稿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悉令納鈔洪武中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爲屋數十楹曰塌房商至悉貯貨其中　侍郎曹弘言塌坊月鈔百五貫民苦有

鬻子女輸官者帝令覈除通減按此等虐政皆漢廷所羞也

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

載師有賈田詳見前通典唐制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是賈人亦受田也漢禁其自有之田蓋利其田沒入之也

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

九章術均輸以御遠近勞費鹽鐵論本議篇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按此則唐宋之押綱

運而輸官乃唐之巡院也故曰均輸文學曰古者賦稅於民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紅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爭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而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宋志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爲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

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　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畜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慮其爲擾多以爲非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行以手詔褒諭薛向然均

輸迄不能成通考諫官李常論均輸不便他日帝語宰執曰朕問常何以名均輸常言買賤賣貴而已朕諭以禹貢納秸納粟此即均輸之意豈買賤賣貴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準非均輸也蓋常亦不曉均輸之名耳按後漢書朱暉傳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此與文學之論均輸正同則均輸止是買賤賣貴桑弘羊王安石特美其名以熒惑人主耳蓋以官錢籠貨物於市使賤入貴出則曰平準以公賦博易於郡國使斂重費輕則曰均輸然桑劉因逐便於衰斂而致其功薛向將見錢於隆盛而迄無效聚斂之臣亦有才幹王安石之徒得其糟粕欲侈口富國強兵貽笑千載

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前此鬻爵高者復除而已此乃直任職也黃霸亦以是進然言吏則庶民商賈不得也靈帝懸牓賣官亦由卑至尊如崔烈以卿入錢五百萬爲公也册府元龜五百九

宋前廢帝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石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吏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按此所授俱非清品後魏志莊帝初承喪亂之後通典作明帝孝昌二年蓋緣本志上條有孝昌二年之文或偶脫莊帝二字因誤斷爲明帝明帝初時不可謂之喪亂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

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通典唐至德二年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惠義猶未盡才能令旨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又准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勑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

十千明志捐納事例自憲宗始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爲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勞堪憲章類編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自後納粟入監此其肇端云成化二年三月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奉 勅振濟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粟送監讀書 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弁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於陋尚望其有資於治理哉宜別爲處置上日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監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振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生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弘治五年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按成化制則白身不得納粟充監生也今則庸販之徒皆預是選

於是告緡錢縱矣

冊府五百十　德宗建中三年四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貫者請留其萬貫爲業有藉官借以給軍計天下不借一二千商人而國家數年之用足矣按京等議乃建此亡國之議此憲宗所以切齒目爲奸臣德宗從之許罷兵後以公錢還之乃詔京師大索蓄盈五百萬貫判度支杜佑以是時諸道軍用三月費錢百餘萬貫若借商獲五百萬貫可給軍數月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卽行榜箠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都計田宅奴婢等估纔八十萬貫舊書盧杞傳八十八萬貫文　又以僦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按此卽宋

之抵當庫一切借其四分之一封其櫃窖長安爲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衆邀訴宰相盧杞懼無以遏乃疾馳他道而歸由是禎復奏市錢不足百貫粟麥不足五十斛者免之僦匱納質積所得與借商兼計二百萬貫人亦竭矣

郡國鑄錢民多姦鑄

論衡云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錢不刑一人高枕臥治淮陽政淸

赤仄

注所謂子紺錢也按史記注及泉志子作紫金石萃編

岱岳觀碑邊道士任無名於東岳太山投龍合鍊寵以紫紵送以紺錢似是壓勝錢品也宋史志崇寧四年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於諸路令赤仄及烏背書書分明

往往即治郡國緡錢

通考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没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貲畜什取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

賓人所名田沒入者也此後世官田莊田之始通考仁宗嘉祐二年以天下沒入戶絕田募人耕收其利置廣惠以賑貧人其後括賣官田又强買民田充官乃爲蠹政宋志政和時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劵步畝者輒使輸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爲公田久之後苑營繕所公田皆併於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焉所括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開禧三年韓侂胄既誅金人講和

明年用廷臣言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圍湖爲田勢豪所占者）湖田之在官者皆釋爲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　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侵漁之季世金人乍和乍戰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　明志明時草場頗多占奪民業而爲民害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爲甚憲宗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

因皇莊之名由此始其後莊田遍郡縣𢎞治二年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斂財物汚婦女稍與分辨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民心傷痛入骨災異所由生乞革去管莊之人付小民耕種畝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帝命戒飭莊戶又因御史言罷仁壽宮莊還之草場武宗卽位踰月卽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世宗初給事中夏言極言皇莊爲民害自是正德以來

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宦戚輩復中撓之神宗時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厮役以萬計漁歛慘毒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分諸苑養狗馬禽獸

漢舊儀官奴婢及天下貧民貲不滿五千徙置苑中養鹿因收撫鹿矢人日五錢到元帝時七十億萬以給軍擊西域

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集解引李奇說畜牧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一充物之是也若但得母馬之息所獲幾何又非旦夕可

冀何能充新秦中耶師古掩取薛瓚說而謬

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後魏志太和十二年有司上言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料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穀積而民足矣按屯田之制至唐始詳　通典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羅州鎭諸軍者五十頃爲一屯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

各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簡　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爲功　應用牛之處土軟者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六典每屯主一人屯副一人　宋志端拱中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隄爲屯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畜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

津令閩人黃懋上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
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漑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
公私必大獲其利遂以承矩爲制置屯田使懋爲大理
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鎭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
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
初年種稻値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
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
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官習攻戰亦恥於營葺
旣種稻不成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送闕下
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

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
在議選官大興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
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道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
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
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
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
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如民間主客之例傳子曰陸田
命懸於天大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
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帝覽奏
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等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元
史虞集傳集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
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
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
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
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受以萬夫之

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明史稿徐貞明傳上直隸水利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

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於貓兒一灣欲其不泛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害亦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

權毋阻浮議須以歲月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緩其征
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召來南人許其占籍俟其
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西北儲蓄常充國計
永無絀矣貞明還朝御史蘇瓚徐力言其說可行給
事王敬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尚寶司
少卿賜之敕令往勘議時瓚方奉命巡關復獻議曰治
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為患之
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
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
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
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為瀉鹵
菽麥化為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
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
並下
貞明
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
分合條例事宜以上戶部尚書畢鏘力贊之因採貞明

議疏爲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爲殿最聽貞明舉動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上即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十三年九月遂命貞明領監察御史兼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勳戚之占田者恐水田

興而已失其利爭爲蜚語聞於帝帝惑之卒罷按屯田之事誠善矣漢唐全盛則趙充國韓重華以足軍儲而壯邊勢魏晉兵爭則棗祗鄧艾以救饑乏而圖敵國然唐宋以來中原西北之地沿江襄漢之間建置不少迄無大利或以得不償費宋志天聖四年遣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漢傑往視襄唐二州營田自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爲緡錢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爲緡錢二萬餘所給吏兵俸廩官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緡唐州四萬餘緡得不補失詔廢以給貧民元豐七年知大原府呂惠卿顧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夏人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糒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

東又保甲守禦費緡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顧牛千具皆强民爲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束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爲子種至今未償慮經略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詔諭惠鄉毋蹈前失

或以所在擾民

紹興三十二年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餘頃大渠溉田三千頃兵後堙廢今先築堰開渠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種糧令河北京西轉運司措置既省饋運又可安集流亡隆興初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强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强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大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飢死强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詔從之

旋開輒罷壹主其事

者皆帥臣貴官於土物素不諳悉於經費了不計會欲高坐從容以求集事所督委者率皆麤官下材因剋侵以自利不能如羊杜之恩信感孚樂盡羣力不能如鄧艾之身服烏衣與同辛苦非若任峻之措置一心旁無雜撓非若韓重華之周視山川瞭若指掌始也司計者責效目前屑屑於所費繼則主籍者便同正戶汲汲於徵科則何以招徠農力制御姦暴地利盡墾官事如家哉此所以徒見其擾民而無驗於利國也蓋屯田之法卽古者井田之意鼂錯論之最當矣勞堪憲章類編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實效惟我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迹則所有閑地

即分軍以立屯非若歷代於軍伍之外分兵置司者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有奇推之於南北二京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然歲久弊生嘗閱禮部尚書劉定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又有曰以管屯爲職者率優游於城市何嘗有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於簿書何能校倉庫之實大學士楊一淸曰附郭屯地每歸於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陪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者又貧難莊丁雖有良田無牛可耕無種可布未免將身佃戶一年顧錢不充一歲之草糧管屯官員或將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請之抬糧則斯弊也方今正熾也

天下亭亭有畜字馬

宋史兵志戶馬者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備官買

器苦惡賈貴

鹽鐵論水旱篇　賢良曰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物

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

得獲者少又曰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

土耰淡食

不敢言輕賦法矣

史記作擅徐廣云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何焯校

此刻輕者傳寫誤也正作經

置平準於京師

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

收而物價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侔利自市則吏
客姦豪而富商積貨貯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
取貴未見準之平也宋哲宗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爲平
準務

以復終身不復告緡

入粟賜復者不申告緡也史記無下復字

其奏罷酒酤

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鹽鐵論輕重篇大夫曰以心計參國
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則酒榷亦弘羊所建也王莽以後
因其靡穀但禁釀而已不榷酤也冊府五百四陳文帝天

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務御史中丞孔奂以國用不足
奏立煮海鹽稅及榷酤之科周末官置酒坊隋文帝罷
之唐代宗廣德二年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
納稅德宗即位罷之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
一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
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榷貞元二年十二月度支請
於京城及畿輔縣榷酒每斗榷一百五十其酒戶並餘
免差役從之通考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憲宗元和六年京兆
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據貫
均率通考十二年戶部奏准敕文如配戶出榷酒錢處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諸州府先有不

配戶出錢者即便榷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剩應額足即止按此所云則官取收榷錢而復自開坊一色兩徵也長慶元年正月制榷酒錢已分配百姓處又置酒店官酤并諸色榷率切宜禁斷武宗會昌六年限揚州陳許江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酤酒如聞禁止私酤過閒嚴酷一人違法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私酤酒及買私麴者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按官自酤酒則并禁私麴觀此詔令則私酤私麴乃與反逆同科也後唐時孔循因麴法而殺一家民主[illegible][illegible]可爲哀歎梁開平三年十一月勅許諸道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後唐明宗天成三

年詔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醞酒供家長興元年止徵二文二年放麴錢仍官中自造周太祖廣順元年九月詔改麴法凡犯五斤以上者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世宗顯德四年詔鄉村人戶許自造米醋供食及買糟造醋

宋志官釀自春至秋酤成即鬻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烝煮候夏而出謂之大酒今常州宜興猶有此稱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秫糯粟麥黍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凡官麴麥一斗為麴六斤四兩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榷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榷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一千餘貫皇祐

中酒榷數課合糴錢一千四百九十六萬六千一百九十六 通考孝宗乾道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翰言湖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乞將課額令民隨產業均納其醞造酤賣聽民便然以酒課均分民間即是兩稅之外別生一稅他日漁利之臣仍舊酤榷而此稅不除反爲民害乃檢乾道敕令禁止抑買 止齋陳氏曰國初諸路未盡禁酒京師禁始太平興國二年閩廣至今無禁滄化四年勅令諸州以茶鹽酒稅課利送納軍資府於是稍嚴密矣咸平四年五月勅諸州麴務自今後將一年都收到錢仍取端拱至淳化元年三年內中等錢數立爲租額比較科罰則酒課立額自此始慶歷二年閏九月初收增添鹽酒課利錢歲三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餘貫上京則酒課上供始於此熙寧五年正月令官務每升添一文不入係省文帳增收添酒錢始於此崇寧二年令官監

酒務上邑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以其錢贍學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價錢升五文三文以其錢贍學則崇寧贍學添酒錢也五年二月罷政和五年十二月令諸路依山東酒價每升添二文六分則政和添酒錢也建炎四年十一月曾紓申請權添酒錢每升上色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以其錢一分州用一分充漕計一分提刑司椿管則建炎添酒錢也紹興元年五月六日令諸軍賣酒虧折本錢隨宜增價不以多寡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至是州郡始自增酒價而價不等矣又令添酒錢上色二十文下色十文三年四月令煮酒量添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五年六月令州縣酒務不以上下每升各增五文隸總制司六年二月又增升十文以四文州用六文令項椿管是為六文煮酒錢七年令諸州增置戶部贍軍酒庫一所以其息錢三分留本州充本餘錢應副大軍月椿每月椿處起發是為七分酒息錢八年令兩浙諸路煮酒增添十文足并贍蒸酒增添五文足內六文隸總制九年七月都督府申請權添煮酒十文內四文本州糜費六文激賞庫拘收是為六分煮酒錢而又有發運使造船添酒錢每升上色三文次二文提舉司添酒錢不以上下色升一文不知所

始紹興十一年并爲七色酒錢契經制而坊場各課亦
數增長與蜀之折估不與焉則紹興添酒錢也酒政之
爲民害至此極矣
不可不少寬也
元志元有酒醋課世祖至元二十二
年三月改榷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
止輸鈔五兩

布帛不可尺寸分裂

晉志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
錢費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溼穀以要利作薄
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之等舉朝大
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
則國豐刑省於是爲便明帝乃更立五銖錢是魏世不

用錢之幣可見貢禹之議非也（惟元世不用錢然亦以鈔轉易）

以周錢有子母相權

周書大匡解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

行旅使無滯

文曰大錢五十

泉志張台曰此錢亦有數種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

有泉字諸畫並方者（宋藝文志農家類張台泉錄一卷）

契刀五百

張台曰台有此錢但薄於錯刀柄上文曰五百李孝美

曰其文鑄成非陷金也錢坫歛識考契刀二字在周郭

五百二字在柄長二寸字並陽識清波雜志歷代錢譜十卷紹聖間李孝美所撰

錯刀

欽識考錯刀長二寸文曰一刀平五千一刀陰識以黃金錯之平五千陽識

文曰小錢直一

欽韓嘗見小如榆莢而銅質精好文分明非如宋二銖之流也泉志李孝美曰莽大小錢文無錢字而皆曰泉與食貨志所載不同按周官注並作泉字又云泉或作錢泉府注鄭司農云　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曰檀弓注古者謂錢

曰泉知漢時謂錢曰泉也此志文作錢錢文作泉不可拘耳

一流

集韻美金謂之鋈周密癸辛雜識續集銀之品有紋如羅甲者有松紋者有中窪而郭高者皆爲精銀其絶品則色青

元龜岠冉

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公羊定八年傳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頓也千歲之龜青髯鼈人注互物謂有甲𦚢胡𦚢胡即頤說文頟頰須也龜之𦚢胡即著頰邊處耳

爲大貝十朋

集解虞翻曰十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故十朋之龜按莽通目元龜以下類並十如爾雅美其名耳蘇林解非也

大貝至小貝

釋魚貝大者魧小者鰿尚書大傳貝如大車之渠渠輞也御覽八百七相貝經曰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於河海水產必究仲學仙於琴高而得其法獻珠於漢武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初學記引嚴助相貝經蓋此書因嚴助而傳即冠嚴助名耳

漏度不得爲朋

邵晉涵爾雅正義貝之小者本草别錄謂之貝齒圖經云長寸許色微白亦有深紫黑者唐書南詔傳以貝市易大若指十六枚爲一覓元史食志雲南酒課以𧴪明史雲南溪處甸長官司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暹羅國交易用海𧴪一統志雲南用貝以一爲庄四庄爲手四手爲苗五苗爲索雖租稅亦用之

大布

欵識考作大布黃千字古衡字作横横亦作黃疑非也

隋志周武帝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

收商賈之利宣帝大象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

厚布

欵識考作序布四百長一寸八分云莽十布收藏皆全

獨此可以證史書傳寫之誤

皆用銅殽以連錫

連與鉛聲同李奇云鉛錫璞者是也說文云鏈銅屬取

大槪耳廣雅玉篇並云鏈鉛礦也集韻一曰卅也宋史志凡鑄

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得錢千重五斤惟建州

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景祐初許申爲三司判官建議

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

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流澁而多不就工人苦之逾月裁得萬錢賈誼云冶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他巧罪黥觀此知古今鑄錢之法顏師古旣知下文有錫鏈不得爲錫獨不知有銅復以鏈銅雜之不通如此

樂語有五均

樂語白虎通引之按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孔晁注均平也言早暮一價 樂語又本於周書也

立五均官

宋志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丏假官錢爲本秦鳳路經畧司以川交子（新唐志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宋志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初眞宗時張詠鎮蜀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易物貨命韶爲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王安石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之時故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五年遂詔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先是有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在京置市易

務官通考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牙人內行人令
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充
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至務中投
賣勾行人牙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
之如願折博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
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
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一分半一年納即出息二分若
非行人見要務而實可以收蓄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
買隨時估出賣以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
賜內藏庫錢一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爲本錢

其餘合有交鈔及折博物合三司應副七年三司使曾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十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裒盈餘是挾官府爲兼并也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往兩浙販紗皆未取息臣以爲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亦恐唐虞三代所無也宋志提舉楚州市易蔣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椎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中糴入務立詭名難之白輪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買販勿得至他鄉名爲留難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熙寧八年有司創稅貫物之入京者謂之市利錢以吏鄭俠奏議罷後云諸處申約官稅一百專攔等合得事例錢十文以給專攔等食錢已而市易司作弊於所收之稅不及十文亦取專例錢十文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呂嘉問等

推恩有差宋志元豐六年罷諸鎮砦市易抵當八月詔諸郡抵當有取息薄可濟民乏者存之其餘州當并州縣市易並罷紹聖四年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高宗建炎二年言者以爲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按今之當鋪乃始於宋之市易今稅轄者謂之小押亦曰抵押攷冊府七百八十七梁甄彬有行業嘗以一束苧就州長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送還寺庫則晉宋以下已有質庫也

皆各自占所爲

宋手實法本此通考熙寧七年參知政事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戶令手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勑造簿委令佐責

戸長三大戸錄人戸丁口稅產物力爲五等且田野居民者戸長豈能盡知其貧富之詳旣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抉以此舊簿不可信用謂宜倣手實之意使人戸自占家業如有刋匿卽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於是遂行其法官爲立定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蕃息以立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三分以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物數乃參

會通縣役錢本額而令所當輸書其數御史中丞鄧綰言凡民所以養生之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貨營利欲指爲供家之物則有餘羨不免須貿鬻與人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析關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爲生其爲未善可知矣十月詔罷之

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

宋志嘉熙三年臣僚言令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須瑣瑣之物販夫

販婦所資錐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强取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特降睿旨凡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輒用官價違者以贓定罪從之按莽之令與宋之弊正同也但莽自取之而宋託名官價自唐德宗宮市之害止於京邑宋則徧及州郡矣明代僉商采辦之害亦如此明志先明上供之物任土作貢曰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愈繁於是召商置買物價多虧商賈匿迹世宗二十七年戶部言富商規避應役者皆貧弱下戶請覈實編審萬歷中年漸增三十萬鋪戶之累滋甚中官進納索賂名鋪墊錢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僉京師富戶爲商令下被僉者如赴死重賄營免官司密鉤若緝姦盜

爲物上中下之賈

唐書劉晏傳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之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宋志元豐七年令諸州甸估物價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抵或錢以市

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泉府注云貸萬泉者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按宋市易之息又酷於王莽通考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

宅或金銀爲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因係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宋志四年從都提舉賈青請於新舊城外置四抵當遣官掌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民

惟酒酤獨未榦

所遺利惟茶礬而已唐志建中三年戶部侍郎趙贊言

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貞元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冊府四百九十三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價錢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巳後所得稅收貯若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自是每歲得錢四十萬貫然稅茶無虛歲遭水旱未嘗以拯贍按唐之初額不過四十萬貫攷宋志至道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餘萬貫通考蔡京議改茶法言自祖宗立額榷之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是比唐十倍過之又礬唐於晉州置平陽以取礬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五代以來復榷務置官吏宋因之定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鬻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

一釀用麤米六解麴一斛

麤米糲米未精斅者也齊民要術言釀法多少不等詳平

當

傳

叚作貨布　至　間廣二分

外府注引王莽貨布無間廣二分四字疏謂漢書文直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圓好徑二分無奇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十一字然此文不如賈氏所云或後人因鄭注增入不則所據本異也泉志張台曰以今尺量之得寸九分日知錄頃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

貨泉徑一寸重五銖

泉志張台曰此錢今世見有徑寸四分重二十四銖者

有徑六分重二銖者有玉節篆者有傳形者有肉郭重
文穿面四角决文穿背四角决文穿上一星穿下一星
闊緣細緣不少於五銖按張台所言皆非莽泉也
豬突豨勇
皆保養軍馬
此宋保馬法所因通考熙甯三年河北察訪使者曾孝
寛言慶歴中嘗詔河北民戸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
乞參考申行而戸馬法始此五年五月詔開封府界諸
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
詔司農寺立養馬法於是曾布等上其條約凡五路義

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收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强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者社人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邱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

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廩費貪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集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藉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竟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者由帝獨斷之審也

元豐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

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尙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按漢武令天下亭畜馬卽戶馬之法幷令公卿以下至郡縣吏養馬卽保馬之法戶馬之令猶是量其物力而爲之故漢亦有效宋志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限十五年者促爲二年半京西不產馬民貧乏益不堪

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

而責官追翔公雅皆以歸于而保馬遂罷憲章類編洪武初命畿甸之民養馬二十三年正月詔增江北養馬人戶初江南人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馬永樂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十三年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曰北京諭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明志其民牧皆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既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歲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二月報重駒歲終考馬政凡牡曰兒牝曰騍兒一騍四爲群群頭一人五群群長一人太僕掌之洪熙元年正月諭民間畜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爲令罷給朝覲

官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以民間困於牧馬乃請每官
一員給馬一匹乘坐就令牧馬其孳生准民間
例無者追陪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正官給兒馬
佐貳首領官給騍馬俱從太僕寺及都司提督考較用
寬畿內之民遂下令榜示中外大學士楊士奇奮奏請
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責課與民同非貴賢賤
畜之意請內批罷其事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上章曰按
察司官受太僕寺提督牧馬是風憲受制於人上命士
奇草勅　成化五年暫停比較民間牧馬舊制民間牧馬
止之　歲一比較責限
有司征解兵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恤今
年山東河南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明兵志成化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馬價是時
民漸苦養馬六年吏部侍郎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而
民不擾者以閒牧地廣民得為生也自豪右莊田漸多
養馬漸不足洪熙初改兩年一駒成化初改三年一駒

馬愈削民愈貧請敕邊鎮隨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
軍民交益者便宜處置北畿自永樂以來馬日滋輔責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太僕少
卿彭禮以戶丁有限而課駒無窮請定種馬額會馬文升爲兵部尚書乃定兩京太僕種馬兒馬二萬五千舉
四之二年納駒著爲令時弘治六年也　隆慶二年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
之設專爲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削買則種馬可遂省今
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
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
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
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請養賣各半
從之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自萬歷九年始上

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益多以供國營賣馬及各邊之請然一馬輒發三十金而州縣以爲馬進其直止數金耳仍寄於馬戶害民不減曩時勞堪曰保馬之法宋人以爲擾民愚則曰引而伸之一轉移之間耳夫塞下田不少也州縣日稅糧衛所日地畝糧數亦廣矣然不過祿藩廩兵而已夫祿廩所需者金與粟也金玉易得粟次之不與馬旣也移中州之金以祿藩府出所糴之粟以廩兵不必取民於租也而合郡縣衛所之糧行保馬之法歲孱馬矣盡其料十戶保一馬可也寬其力二十戶保一馬亦可也其廢其實視田爲較而准種馬之例以一資養之實自春徂夏爲芻菽若干自秋徂冬爲芻粟若干兵民可自收授也又准驛馬之例以一資補之直從征歲久者民全科歲淺者民半科有故失者兵全科兵民宜均任其責也然則官養不費官直不損可自足馬矣

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

隋志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通典職官十七宋氏以來州郡秩奉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有無定准永元初詔二品清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元嘉末又改此制計月分祿按齊梁史祿秩所載俱不明了後魏初無祿秩至孝文太和八年始班奉祿每季一請至十年議定民官依戶給俸本史又曰初邊方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足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二百疋爲一秩從一品七百疋一百七十五疋爲一秩二品六百疋一百五十疋爲一秩從二品五百疋一百二十五疋爲一秩以下倣此並四分之三品四百疋至從九品二十

四疋六疋爲一秩　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一秩平等者守本秩閒者降一秩長兼按自晉以來諸官又有長兼之號　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不給祿
隋文帝時嘗以百僚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爲官人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從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大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定給俸祿之制其俸錢京師諸官初置公廨令行署及番官興易以充其俸貞觀十二年罷公廨置胥士七千人取諸州上戶爲之准圍防例而收其課三歲一更計員多

少而分給爲新唐志貞觀十五年依武德初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按通典大率入捉五十貫以下四十貫以上此志添易纔字不便通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京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等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廛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百官俸通典二十年復依故制置公廨給錢爲之本置令史府胥士等職賈易收易以充官俸永徽元年天下置公廨本錢以典史主之按通典以諸州租庸脚直充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掌之收贏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

者常食餘爲百官俸料公廨出舉典史有徹垣墉鬻田宅以免責者儀鳳三年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百官俸食光宅元年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爲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爲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職事官又有防閤庶僕折衝府官則有伏身防閤庶僕俱滿歲而代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歲而代供役不踰境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閤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開元十年罷天下公廨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十八年復置通考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藉百

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
利將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挽自
李泌增百官俸當時以為不可朘削矣於時祠祭蕃夷
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錢置本錢配納質
積戶收息以供費册府四百八十四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制長安萬年兩縣各與本錢一千
貫收利供驛三月河南洛陽兩縣亦借本錢一千貫收利充使課役新書叙事往往凌亂倒置疑誤後人諸
司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
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為之議者以兩省尚書省御
史臺總樞機正百寮而倍稱息利非馭官之體册府五百六貞元元年禮部尚書李齊運奏當司本錢至少廚食不免闕絕請准秘書省大理寺例戶部闕職官錢二千貫文充本收利
其後宰相李珏楊嗣復奏堂廚食利錢擾民煩碎

罷堂廚捉錢官量入計費冊府五百七開成三年七月勅尚書省自長慶三年賜本錢後歲月滋久散失頗多或息數倍經恩放免或人戶逋欠無處徵收如聞尚書丞郎官入省日每事闕供須議添助除舊賜本錢徵利收及吏部告身錢外宜每月共賜一百貫文准前收利添經用四年宰臣李珏奏堂廚食利錢一千五百貫文供宰相香油蠟燭捉錢官三十人頗擾百姓今勘文書堂頭共有一千餘貫所收利亦無幾臣欲總收此錢十年之後用盡直令戶部借給亦得楊嗣復曰百司食利實為煩碎自貞觀以後留此弊法乃奏宰臣置廚捉錢官並停其錢付堂後驅使官置庫奴掌破用又河中觀察使孫簡奏准赦書節文量縣大小各置本錢逐月四分收息

則是在外州縣亦有公廨錢也 宋史職官志唐貞元

四年定百官月俸 唐志李泌為相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餘緡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員外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糧米二鹽三私馬四手力五隨身六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紬

綿射生神策軍大將軍以下增以鞋比大歷制祿又厚矣僖昭亂離國用窘闕至天祐中止給其半梁開平三年始令全給後唐同光初租庸使孔謙以軍儲不充百官奉錢雖多而折支非實請減半數而支實錢是後所支半俸復從虛折周顯德三年復給實錢宋乾德四年詔曰州縣官奉皆給他物頗聞貨鬻不允其直責以廉隅斯亦難矣漢乾祐中置州縣官奉戶官本誤戶爲尹册府五百六漢乾祐三年七月勑節文諸道州府令錄判司主簿宜並等交與俸戶每月納錢五百文與除二稅外免放雜差遣所定俸戶於中等無色役人戶內差置三千戶以上縣令逐月一十貫文主簿六貫文二千戶以下縣令八貫文主簿五貫文一千戶以下縣令六貫主簿四貫文州錄比上縣除二稅外獨其他役周顯德始革其制自今宜遂處

置回易料錢戶每本官所受物凡一千分納兩戶添其
貿易戶輸錢五百錫役之令悉如漢詔所賦官物令諸
州計度充一歲所給之數與蠶鹽同時並給之其萬戶
縣令五萬戶州錄兩京司錄舊月俸錢二萬者給四十
戶悉是爲差簿尉及戶法掾舊月俸六千者增一千如
其所增之數給與奉戶 按開國之初乃襲亂亡之故事是時宰相趙普不學無術耳
太平興國元年罷天下奉戶其本官奉錢並給以官令
貨鬻及七分 二年二月詔諸道所給募職州縣官奉頗聞官估價高不能充七分之數宜令三分
給一分見錢二分折色令通判
面估定官物不得虧損其價 雍熙三年文武官折支
奉錢舊以二分者自今並給以實價端拱元年詔半給

實錢半給他物眞宗卽位以三司估百官奉給折支直
率增數倍詔有司重定率優其數三年九月詔羣臣月奉折支物無收其算
景德四年詔掌事文武官月俸給折支京師每一錢給
實錢六百在外四百願給他物者聽按祿奉所以代耕
而僅估雜物使其折閱則是富有天下而與之競錐刀
之末一不可也士大夫不親部事而使貿易官物爲買
鹽之事尤不可也考奉祿之
制漢但給錢米斯爲得矣
嘉祐始著祿令元豐一新
官制職事官職錢以寄祿官高下分行守試三等大率
官以祿令爲準而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并爲職錢如
大夫爲郎官既請大夫奉又給郎官職錢視嘉祐爲優
矣至崇寧間蔡京秉政於奉錢職錢外復增供給食料
等錢如京僕射奉外又請司空奉其餘傔從錢米並
支本色餘執政皆然視
元豐制祿復增倍矣
明志洪武時官俸全給米間以

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成化二年每石折鈔十貫七年從戸部尚書楊鼎請以甲字庫所積之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二三十錢而布直僅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按正一品俸支八十七石者僅得布四疋七尺直錢干餘文從九品支五石俸者僅得布五尺直錢五六十而已則并此不給亦無害也日知錄正統元年黃福疏言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銀一兩當鈔十餘貫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以一身計其

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

漢書疏證卷十七

浙江書局刊

嚴曾鑑校

樊　熙校

褚德儀校